

影响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学生华人认同之因素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Ident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Students

何佩瑶*

Ho Pei Yao

摘要: 母语教学乃是独中办学的根本，是传承族群文化和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本文从独中生的视角探讨宏观和微观的华文教育、华语文和学校的各因素对其华人认同的影响。此研究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族群认同与建构理论并以量化分析，对来自五所不同州属的独中，共448名独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开放式问题深入地探究独中生学习华文的理由，从而分析华文如何建构他们的华人认同。研究结果显示，华文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和维护全面性的华文教育等宏观因素显著地影响独中生的华人认同。同时，微观层面作为传播族群文化重要场所的学校也影响着他们的华人认同。

关键词: 华文教育，华语文，华人认同，独中

Abstract: Teaching by using mother tongue is the education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s, an effective way of inheriting ethnic culture and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students, this paper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 macro- and micro-level factors of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schools on their Chinese identity. This quantitative research employed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of ethnic identity and constructive theory to analyse the results. There were 448 students from five high schools of different states responded in this survey. Open-ended questions explored the students' reasons of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analysing how Chinese language is constructing their Chinese identity.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Chinese identity is largely predicted by two macro-level factors, namely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language to individual and protecting the comprehensive Chinese education. Apart from that, Chinese identity is also significantly foreseen by the micro-level factor of the school as an ethnic cultural transmitting platform.

Keywords: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identity, 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s

* 何佩瑶，力行华文小学华文教师。电邮：liv_ho@um.edu.my

一 前言

华文教育、华文独中和华人认同一直备受争议的马来西亚社会议题。在华人社会中，华文教育作为华人族群的认同标记是十分普遍的。华教运动多年来对母语教育的奋斗和政治人物长期的渲染，华文教育和华人认同更是被冠上等号，也使华文教育的族群色彩更为显著。学习华文，使用华文和坚持华文教育被认为是华人理所当然的本分，以便维护华人认同和延续华人文化。因此，在基础教育方面，华文小学（华小）是华文教育的摇篮，华社对华小的建校、迁校和发展都给予高度的关注（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2018）。在中学阶段，华文独立中学（独中）坚持维护华文教育，发扬中华文化（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14）。独中始终贯彻华文教学媒介语，因为使用母语教学乃是独中办学的根本，是传承族群文化和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经历了小学和中学的母语教育，独中生经常被认为拥有最正统的华人身份和最强的华人意识。根据Tan（1988）的分类，独中生是属于第一类只受过华文教育的华人，会毫不犹豫地为华文教育抗争且拥有最确实的华人身份认同。国家独立前后，他们更尝试争取华文作为国家其中一个官方语言。一系列以马来文优先的国家教育政策促使各个阶层的华人组织起来捍卫华文。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和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以维护华文教育为最主要的目标，开启了华教运动的斗争（Ang, 2014; Tan, 1997）。在1960年达立报告后所推行的单元教育政策下，华文教育被彻底排除在国家教育体系外。独中的成立、改革、复兴和与时并进都反应了华人对华文的坚持。独中成为近十多年来很受欢迎的选择，全国独中总人数从2003年至2017年增加了61.41%（董总文告与声明，2017）。独中的延续不仅仅是个别学校的兴衰，而是族群教育、族群信仰和尊严的关键（蔡亲炀，2008）。

社会普遍认同华文教育是建构华人认同最基本的要素。现有研究主要从历史和人类学的宏观角度，分析从战前至国家独立前后的华文教育和华人认同，包括从旧式学堂转变成新式华文教育、本土化和融合的认同、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国家教育政策对华文教育的影响、华人大专院校的架构、规划和发展策略对族群认同的影响等（古鸿廷，2003；林开忠，1999；颜清湟，2013；曹淑瑤，2010；Tan, 2004；Tong, 2010；Wang, 1988）。这些研究鲜少提及独中生的看法，也忽略了个人生活层面对华文和族群认同的观察和互动。那么，在籍独中生对华人认同的看法是否和社会普遍认知相同？独中生在母语语境下学习和使用华文是否在影响他们的华人认同？独中的校园文化是否有效地灌输华人传统价值观并影响华人认同？对于华文教育，他们抱持什么态度？华人认同和对华文教育的坚持是否呈现正面关系？本文主要把焦点锁定独中生的日常生活层面，通过华语文的学习、使用及校园生活，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对自身华人身份认同的理解。

二 族群认同理论

华人认同，在族群性质的意义上，各学科有不同的论述。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主要阐述和分析人类群体的社会现象，根据个别族群的血缘、祖先、历史、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等特点进行“我者”与“他者”的划分（Ringer and Lawless, 2001; Smith, 1991; Yinger, 1986）。人们把这些特点看为有意义的族群符号，赞同并分享这些共同的符号，建立属于“我者”的群体，反之亦然。因此，华人作为一个族群，“我者”是建立于拥有华人的祖辈、遵循华人文化习俗、庆祝华人传统节日、使用华文或华人方言交谈等的特征。一个认同自己是华人的人理应依据这些确定性的华人特征来定义和区分自己和“他者”。

有别于依循特定符号的硬性分类，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认同是在群体关系中产生的，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放在核心的位置，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心理的实质（张莹瑞、佐斌，2006）。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社会心理学家进一步定义族群认同，即当个体认识他（或她）属于特定的族群，同时也认识了作为族群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社会价值（Phinney, 1992; Tajfel, 1981）。由此可见，族群认同涵盖了个人内在心理与社会环境两个层面的互动，进而产生对自身族群的了解、认知、情感和行为。同理，华人认同是对华人族群身份的认可和赞同，且有一定程度的华人归属感、认识和行为。学者认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认同感强烈，社会内部组织机构健全，而且华人文化意识高（庄国土，2002）。

族群认同强调个体与情景因素的相结合。个体通过不断地寻找与探索本身的身份认同，在其所能接触的社会范畴内，学习、认识并回应和族群认同相关的一切事物。情景因素包括环境、社区里的族群比率、家庭、主流文化等都能影响族群认同（Phinney, 1989）。学校和家庭乃是学生最直接的社交管道，让他们有机会探索自我意识，大量收集和分析相关信息以便建构属于他们的社会价值和群体身份。认同是个体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景的互动下所产生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持续不断变化。这种互动最终会让个体对自己的族群身份有了理性的认知、感性的情感和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三 研究架构和方法

从独中生的视角出发，根据社会心理学的族群认同与建构理论，本文探讨宏观和微观的华文教育、华语文和学校的各因素对其华人认同的影响。宏观和微观的自变量是根据人格与社会结构模型（Côté and Levine, 2002），把独中生的现实社会情景融入而制定的。宏观因素主要探讨社会层面的华文教育，微观因素则从学生能直接接触的人事物着手。图1显示研究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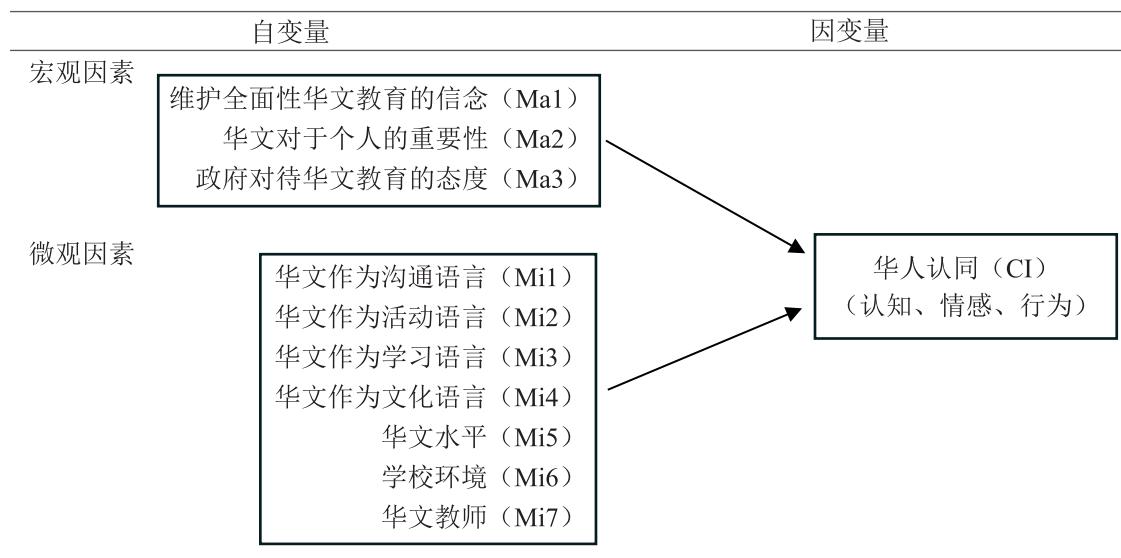


图1 研究架构

根据研究架构，华人认同作为唯一的因变量，以多元回归分析法预测自变量与其的相互相关性。换句话说，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可以证实影响独中生华人认同的各项华语文和教育因素。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在各校园内择便利抽样方法。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学生的个人基本资料；第二部分、因变量华人认同以及第三部分、自变量影响华人认同的因素。调查对象是448名来自五所独中的高一或高二学生。这组独中生分别有236（52.7%）位男生和212（47.3%）为女生，其中就读理科和文科的几乎是对半，225（50.2%）位理科生及223（49.8%）位文科生。他们来自五个州属：雪兰莪（96人/21.4%）、柔佛（96人/21.4%）、砂拉越（89人/19.9%）、吉兰丹（87人/19.4%）和槟城（80人/17.9%）。

华人认同（CI）是参照Phinney（1992）的多元群体族群认同问卷，以马来西亚华为背景而制定的。这个部分共有14道题，用以测量华人认同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测量标准采用Likert量表的5个等级来测量学生的看法，从1分（十分不赞成）至5分（十分赞成）。第二部分的可信度很高， α 值是.80，其中的题目例子如：“我会花时间来了解华族的历史、和传统和习俗”，“我对自己的文化或华人背景感觉良好。”

第三部分所有自变量的题目都是根据现有文献而制定的，即学生对于维护全面性华文教育的信念（Ma1）、华文对于个人的重要性（Ma2）、政府对待华文教育的态度（Ma3）、华文作为沟通语言（Mi1）、华文作为活动语言（Mi2）、华文作为学习语言（Mi3）、华文作为文化语言（Mi4）、华文水平（Mi5）、学校环境（Mi6）和华文教师（Mi7）。所有自变量的可信度， α 值在.67至.89之间。表1显示各项自变量的题目数量、例子和测量方法。

表1 自变量的题目分析

自变量	题目数量	题目例子	测量方法
Ma1	5	我会跟随先辈们的脚步去保护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Likert量表： 1分（十分不赞成）至5分（十分赞成）
Ma2	4	华文虽然难学，但我还是会学	
Ma3	5	我认为政府支持华文教育的发展	
Mi1	6	在家使用华语	5分量表： 1分（不曾）至5分（所有时间）
Mi2	6	使用社交网站	
Mi3	2	学习理科科目	
Mi4	5	庆祝华人节日	
Mi5	4	华文理解能力	5个水平等级： 1分（十分弱）至5分（非常好）
Mi6	5	我在学校有机会学习华人文化	Likert量表： 1分（十分不赞成）至5分（十分赞成）
Mi7	5	华文老师会说华人民间故事给我们听	

四 研究结果和讨论

4.1 独中生对华人认同、华文和教育课题的看法

独中生通过量化数据分析结果表达了他们的华人认同，还有对宏观和微观教育因素的看法。表2显示各项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表2 独中生的华人认同、宏观和微观教育因素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N=448)

	M	SD
CI	3.43	.45
Ma1	3.85	.62
Ma2	4.04	.61
Ma3	2.37	.99
Mi1	4.19	.54
Mi2	4.06	.72
Mi3	4.41	.69
Mi4	4.27	.71
Mi5	3.56	.73
Mi6	4.21	.63
Mi7	3.66	.74

根据表2，除了自变量Ma3以外，各项变量的平均值都达到3分以上，即中等以上的水平。首先，独中生的华人认同(CI)是肯定的。生活在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他们明白

自己的族群身份，理解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意义、背景、习俗文化和传统等。他们也表示自己对华族有的特殊感情，对自己的族群身份感到开心和自豪。另外，他们会以行动去参与和华人有关的文化习俗活动。

在宏观因素方面，独中生趋向赞同维护全面性华文教育的信念（Ma1）和华文对于个人重要性（Ma2）。他们维护小学和中学阶段、甚至大学华文教育的坚持是坚定的，也因为自己有机会受华文教育而感到自豪。此外，他们认为华文对个人生活和前途都是很重要的。除了坚持克服学习华文的难题，他们别无选择。与此同时，独中生在政府对待华文教育的态度（Ma3）持相反意见。独中生不满意政府在华文教育课题上的态度。他们认为政府在语言和教育政策的推行上使华文教育处于劣势，局限了发展空间。诚然，他们的看法和董教总的立场是统一的。这些年来董教总一直监督国家教育政策，目的是随时保护华文教育（朱爱琴、强海燕，2013；Ang，2009）。

另一方面，在所有微观层面的因素里，独中生表示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使用华语，包括沟通（Mi1）、活动（Mi2）、学习（Mi3）和文化（Mi4）。在这些日常的语言生活里，自变量Mi3的平均值最高，这印证了独中使用母语教学的实用性。从学习语言，和师长及同学沟通，到和家人、在公共场合如商场、夜市等，独中生在大部分时间都使用华文。在进行个人社交活动或有关族群文化活动时，华文有是他们的首选。显然，华文是年轻一代华人的主要用语。这和砂拉越、柔佛和槟城等地的华人语言研究结果相似（王晓梅，2009；何佩瑶、祝家丰、周芳萍，2017；Ting and Sussex，2002）。此外，当他们自我审查时评价自己的华文水平（Mi5）在中等以上，属于好的程度。

在独中校园情景，学生赞成学校环境（Mi6）和他们的华文教师（Mi7）都能帮助他们深入认识华文和华人文化。他们认为学校重视华人文化，而且提供一个学习华文的良好环境。华文老师也经常支持并鼓励他们学好华文。

4.2 影响独中生华人认同的因素

通过AMOS 22.0版，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中发现在十项自变量当中，只有三项显著地预测因变量（ $CR>\pm 1.96$, $p<.05$, β 值在.18至.23之间, $R^2=.26$ ）。这其中又有两项宏观因素即华文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和维护全面性华文教育的信念，和一项微观因素即学校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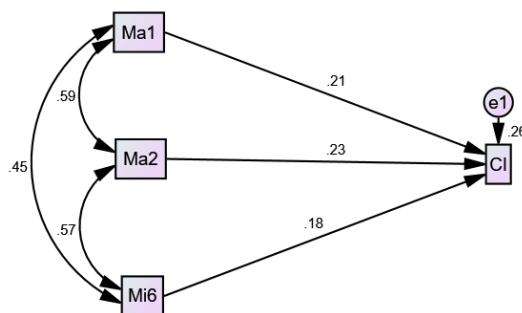


图2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图2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显示研究结果： $CI=.23(Ma2) +.21(Ma1) +.18(Mi6)$ 。换言之，独中生的华人认同 = .23（华文对于个人的重要性）+.21（维护全面性华文教育的信念）+.18（学校环境）。这表示当这三方面得到提升的时候，独中生的华人认同也随之增强。

独中教育政策是透过持续性的母语教育传承博大精深的华人传统文化（王瑞国，2014）。作为独中生最直接的社交场所，独中校园能有效地传播族群文化。陈美凤（2011）指出独中的校园经验能使学生建构他们的华人族群意识和文化醒悟。通过在校园中不间断地相互交流，学生有机会了解自身族群独有的文化和价值，继而产生认同。因此，独中的校园环境能孕育学生的身份认同，在理解、自我认定和参与度都会有积极正面的反应。学者认为华文和华人文化是建构华人身份认同最原始的实体（何国忠，2006；林开忠，1999）。在独中生的校园生活圈子里，不难了解让他们能容易地发掘属于华人的历史和传统。

在本研究里的其他的华语文因素都不是影响独中生华人认同的因素。换言之，单单学习或使用华文，华文程度的好坏和华文教师没有显著性地影响华人认同。纵然他们在大部分时间使用华语来沟通、学习、进行个人或文化活动，但是这都不足以成为族群认同的显著关键。因此，选择华语来交际更像是一种环境使然。从小受华文教育的栽培和生活环境趋向华语语境都使华语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强势语。Chew（2010）发现虽然一群中二学生的主要交际语是英语，但是他们仍然非常肯定地认同自己的华人属性。相同的，独中生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并不是建立于在生活上说华语。

相比微观层面的学校环境，宏观因素更显著地影响独中生的华人认同。无论是过去或未来，华文成为独中生对认识自我和族群身份的重要媒介。他们一方面确认华文是属于族群的标志，一方面又认为华文是国际性的语言。华文能把他们的族群、传统和文化连接到生活上的需要。华文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因而能影响独中生的身份认同。由于坚信华文的重要性，他们对维护全面性华文教育所持的正面信念也就相互呼应了。在本研究中，独中生展现了和第一类华人相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华文教育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Tan, 1988）。从社会角度来看，华文教育的确是族群身份的一部分。不管是前人经历的华教运动，还是今天仍需在国家教育制度上为独中统考极力争取合法地位，都在影响着独中生的华人认同。

4.3 独中生学习华文的理由

本研究从开放式问题深入地探究独中生学习华文的理由，从而分析华文如何建构他们的华人认同。经过内容分析，表3显示独中生学习华文最主要的五大理由，可以分为族群性和非族群性两大类。

表3 独中生学习华文的理由：回应率和百分比

族群性理由	回应率 (%)	非族群性理由	回应率 (%)
母语	93 (32.63)	社交和沟通语言	105 (51.47)
文化、传统和习俗	89 (31.23)	国际语言	37 (18.14)
华人特征	59 (20.70)	未来工作的优越特点	29 (14.22)
华人的根	23 (8.07)	知识语言	19 (9.31)
华人团结的象征	21 (7.37)	中国因素	14 (6.86)
	285 (100)		204 (100)

开放式题目分析结果和数据分析趋向一致性。独中生学习华文的原因既有族群性的理由，却不忽略华文的实用性。从总数489个回应来分析，族群性的理由（58.28%）稍微比非族群性的理由（41.72%）多了16.56%。在这些族群性的理由当中，母语、文化、传统和习俗是学习华文最重要的推动力。这两个理由占了过半的百分比，一共是63.86%。独中生认为只要一代接一代持续学习华文便能保护自己的母语。一些学生认为学习母语是自己身为华人个体的责任，另一些则把眼光放在华人群体的层面。总而言之，学习母语是每个华人应该做的一件事。其中一个学生用了马来人来对比，他说华人学华文是很自然的现象，就像“马来人学马来文一样。”不但如此，这群独中生也认为学习华文能保障华人文化的传承。如果不学华文，华人的传统文化便会随着时间慢慢地消失。以下是学生回答的一些例子：

- (1) “如果我们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别人会觉得我们是香蕉人！”
- (2) “如果华人不认识华文，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文化？”
- (3) “作为华人的一个基本辨识就是懂得说华语。”

调查对象认为学会了华文，等于是认同了自己作为一个华人。他们使用了“华人特征”、“根”、“民族遗产”、“团结的象征”和“族群权利”等来表示学习华文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华文在华人群体中发挥了传承的意义。母语的传承导向族群认同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失去了母语就等同失去了身份(Starks, Taumoefolau, Bell and Davis, 2005)。

调查对象也回应了学习华文的非族群性理由。华语成为独中生最重要的日常社交和沟通语言。他们愿意花时间去提升他们的华文能力，因为能说流利的华语便能有良好的沟通，进而取得更好的未来。有别于华文的族群标志的看法，非族群性的原因不再局限在马来西亚华人之间，而是扩大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和懂得华文的各族群，因为华文是国际性的语言。以下举例说明他们的看法：

- (1) “我感恩我学了华文因为它能帮助我未来的目标。”
- (2) “我学习华文，所以我在别人眼中不会成为井底之蛙。”

对于独中生来说，未来到国外，尤其是中国或台湾留学似乎是必然的选择。所以，他们觉得华文是学业、前途和事业成功的关键语言。根据一位学生的回答，他说：“与

美国和英国比较，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当中，越来越强大。”这群独中生的看法直接回应了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一个时代。无可否认，维护华文固然是因为要传承母语和文化，但是华文不单单是族群性的认同，也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重要语言。

五 结语

本研究结果显示独中生和社会普遍认知相同，明确肯定华人认同。独中的校园环境能影响华人认同，通过提供良好的华文学习环境，能有效地灌输华人传统价值观，从而建构华人认同。独中生在母语语境下学习，理所当然地培养了他们使用华语的习惯。虽然日常使用华语的习惯没有显著影响独中生的华人认同，但是却使他们通过华文，更了解学习华文的重要性。因此，学习华文对于个人的重要性和维护华文教育的信念成为影响华人认同的关键因素。在宏观层面，华文教育是属于族群的产业，所以守护和传承华文是每个华人的责任。在坚守华文教育的过程里，他们愈来愈了解属于族群的文化和传统，继而建构华人认同。除此之外，传承华文并不局限于维护传统而已，更是连接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们把华文从一个单纯属于族群的标志赋予了一个更广阔的意义。华文在全球化的时代是世界性的语言，能够掌握华文使华人感到自豪和优越。对独中生而言，华文能连接过去传承未来，因此更能坚固他们的华人认同。

参考文献

- 蔡亲炀（2008）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的现况与发展，《和谐共生—2008年全国博士生（教育类）学术论坛论文集》，南宁：广西民族大学，158-166。
- 曹淑瑶（2010）《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马来西亚华文大专院校之探讨（1965-2005）》，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 陈美凤（2011）马来西亚新世代华人对华文教育态度之研究，载刘泽彭主编《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页307-32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吉鸿廷（2003）《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何国忠（2006）《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何佩瑶、祝家丰、周芳萍（2017）语言使用与华裔族群认同：马来西亚中学的个案研究，《华人研究国际学报》，9（1），15-40。
- 林开忠（1999）《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14）《董总60年会庆特刊1954-2014》，雪兰莪：董总。
-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2008）2008年至2018年华小学生人数的演变，以及华小建校和迁校的发展实况。取自：
http://web.jiaozong.org.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755&Itemid=1
- 王瑞国（2014）《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改制与复兴：以霹雳州为例（1962-1985）》，霹雳：华教研究系列。

- 王晓梅（2009）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认同与语言传播之间的互动，载郑文泉、傅向红编《粘合与张力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内关系》，页175-187，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 颜清湟（2014）《从移民到公民：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演变》，吉隆坡：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张莹瑞、佐斌（2006）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14（3），475-480。
- 朱爱琴、强海燕（201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现状及其新政策研究，《现代教育论丛》，193（5），91-96。
- 庄国土（2002）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哲学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3），63-71。
- Ang, M.C. (2009).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 *Southern Papers Series: Working Papers*, (2), 5-21.
- Ang, M.C. (2014).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 1951-2011*. Singapore: ISEAS.
- Chew, F.P. (2010). *Language usage and Chines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the World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Taiwan.
- Côté, J.E., and Levine, C.G. (2002). *Identity Formation, Agency and Culture: A Social Psychological Synthesi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Phinney, J.S. (1992). 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A new scale for use with diverse group.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7(2), 156-176.
- Phinney, J.S. (1989).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A review of research*. ERI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Ringer, B.B., and Lawless, E.R. (2001). The “We-they” character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Goulbourne, H. (Ed.), *Race and Ethnicity: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I, Debates and Controvers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9-75.
- Smith, E.J. (1991).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majority/minority Statu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0, 181-188.
- Starks, D., Taumoefolau, M., Bell, A., and Davis, K. (2005). Language as a marker of ethnic identity in New Zealand’s Pasifika Communities. In Cohen, J., McAlister, K.T., Rolstad, K. and MacSwan, M. (Ed.), *Proceeding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ess, 2189-2196.
- Tajfel, H. (1981).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n, C.B. (2004). *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Tan, L.E. (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n, C.B. (1988). Nation-building and being Chinese. In Cushman, J.W. and Wang, G. (Ed.). *A Southeast Asian State: Malaysia.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39-164.
- Ting, S.H., and Sussex, R. (2002). Language choice among the Foochows in Sarawak, Malaysia. *Multilingual*, 21(1), 1-15.

- Tong, C.K. (2010). *Ident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Netherland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Wang, G. (1988).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Cushman, J.W. and Wang, G. (Ed.),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22.
- Yinger, J.M. (1986). Intersecting strands in the theorisation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Rex, J. and Mason, D. (Ed.), *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42.